

四  
明  
叢  
書

張宗祥



張蒼水集附錄卷四

墓錄

乾隆杭州府志

兵部尙書張煌言墓煌言旣就執受刑制府趙清獻公殮而葬之雷峰之右至今有包麥飯而祭者

光緒杭州府志

兵部尙書張煌言墓乾隆四十三年賜謚忠烈墓在九曜山陽昌化伯邵林墓左

兩浙防護錄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張煌言墓煌言字玄箸鄞縣人崇禎甲午舉人奉表迎魯王至紹興監國復以兵從至海外後桂王遜命爲大學士聞演南平散遣部曲遁居懸譽爲大兵所襲執諭降不從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墓在城西二園南屏山之麓

附請入防護冊呈

綱維鞠躬盡瘁道著忠貞表墓式閭事關節義況聖德廣如天之度斯人心殷好德之誠如故明兵部尙書鄧若水號公者篤生浙地初舉孝廉監事魯王游

加閣部維泰運值龍飛之日炎劉火井敢與日月爭  
光且中原非鹿走之場趙宋厓山行與風濤俱逝遂  
使羈棲懸譽滿目蟲沙赴義杭州甘心斧鑽北征有  
集全謝山追紀其書東市無歸萬充宗助營其葬一  
方殉硯三百年正氣所鍾四尺荒墳十九載艱貞可  
想聖祖仁皇帝愛之而不忍殺也特諭降以試其心  
高宗純皇帝憐之而有所取也爰賜謚以彰其節墓  
門木拱應知帝澤宏深棘陛麻宣其仰皇仁浩蕩惟  
是先賢之祠墓防護例有明文惜茲忠烈之幽墟登

載猶虛縣冊倘其黃腸不保馬鬣徒封任樵豎以行  
吟作鼯鼯之窟穴是錫命之榮已銘泉壤而犁田之  
歎莫保佳城冥漠君之稱良可傷矣王先生之號其  
可繼乎昔齊王禁展禽之墓士著美談宋帝修下壺  
之壇道光史冊用敢聯名叩請上體易名旌獎之天  
恩庶幾入冊流傳永爲此地湖山之勝蹟遠接梅花  
嶺畔舊叨賜祭史公應跨鶴而來近觀荔子峰頭新  
沐仁風張公亦驂鸞而笑矣敬瀝輿情上祈鈞察

有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黃宗羲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啻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卽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允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

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  
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  
裔也曾孫集賢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籲又自  
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  
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  
癸卯賢書次班次玠次環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  
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啟  
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  
公幼頗躊躇不羈好與博徒游無以儕博進則私斥責

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江東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泛海依肅魯於翁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公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興王司馬相掎角焚上虞破新

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翁洲爲行在公復從之翁洲墮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平遙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鑄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勵哭失聲燿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擊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艘陽

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  
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  
而禍作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  
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  
州可守不若死立之爲老營脫有疏虞進退自依不聽  
將取瓜洲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  
皆西洋大礮礮聲雷鎗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  
遲登舵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胙國從枕席  
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壘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

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賴兵京口金陵援騎早發夕至爲之柰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卽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

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  
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  
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  
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  
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  
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  
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  
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攜杖炷香挈壺漿以獻  
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

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四面克復收兵屬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刻漏士卒釋兵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譖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撤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雖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

艘天下事尙可爲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  
於下流歸路已梗引兵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  
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  
陸士卒尙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在山  
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  
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谿嶺追師奄至士卒  
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  
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眾導脫身去蹤跡者得  
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

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  
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縱陽湖出江渡黃溢抵  
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瘡力疾  
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  
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壩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  
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道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  
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構難殊無經略中原之志公作  
詩謂之云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  
歸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鼎懸鼎在海

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沵澨通舟其陰巖峽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跡傲岸於明合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行腳僧會公告羅之舟至羅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羅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狼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而

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皆歎  
息以爲晝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  
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  
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  
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爲  
天神省中賜守者得睹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  
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  
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